



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卷之百四

湘鄉

蕭智漢雲澤氏纂輯

男秉信明甫氏校

上聲

李氏

李襲譽字茂實襲志弟通敏有識度仕隋為冠軍府司兵
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蠹聚襲譽請以兵據承
豐倉發粟振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
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
府少卿安康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
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饒東軍擢累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
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名為太府卿為人嚴慈以威
肅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
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
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干樹桑事之可以
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于人矣遷
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恨杖殺番禾丞劉
武當死廢為民流泉州卒

李嗣真字承胃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
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修撰東臺表嗣真直宏文館與學
士劉獻臣徐貽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
太師命有司為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
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

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坐嗣真獨免飄露中爲始
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閣于大清觀嗣真
謂道人劉槃輔儼曰官不名商君臣乖也角與微戾太子
疑也死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
等奏其言權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
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
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
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
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輿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
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
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
和嘗引工展器于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名相王府參軍閻
元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秘書郎殷仲容書時以

氏姓譜

卷高

四紙

李氏

二

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
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
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
謀疏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
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
久得還自筮死曰豫具棺歛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
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
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
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
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尙誰哉仕隋
爲殿內直長吏部尙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

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未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却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返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何事吾人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瀾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三

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名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宏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宏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人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名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

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陬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名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矧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

氏姓譜

卷百

四紙

李氏

四

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恃公祏立計耳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尙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尙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乃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尙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尙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顏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

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故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萬騎齋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五

寶帝名讓之靖無所辯頡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旣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尙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千段尙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尙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

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由益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恨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鉞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名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塋昭陵諡曰景武子德審嗣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六

李容師躡弟也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雀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李綱字文紀觀州蓀人少慷慨尚風節初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任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犇匿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

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官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尙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參恨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貲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名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鄴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尙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寶誼佐之太原與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

氏姓譜

卷四

四派

李氏

七

王過惡誣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曰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于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冢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俗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鑿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威尤加禮嘗游温湯湯網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論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疋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

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尙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尙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授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尙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末備位保傅冀得效愚鄙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惑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尙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元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元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

氏姓譜

卷高

四紙

李氏

八

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立碑初齊王憲女婺居綱厚恤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于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

李迥秀字茂之大亮族孫也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才遷鳳閣舍人大定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沈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困撓意諧媚士論頗減俄坐賍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卽位名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尙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賸

婢母聞不樂迺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官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交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俊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破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官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尙書牛宏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楊州召不赴銜之及卽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成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九

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破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旣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媒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備貳事勸厲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

新平卒年八十四諡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
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
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
長樵斲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于世

李安期百藥子亦七歲屬文父馭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
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
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
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
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
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讟謗若
陛下忘其親仇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
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諡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祗

李氏

十

李元道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

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元道曰死
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
作佐郎東都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
縣男由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
每以義裁糾之嘗遣元道婢乃其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
由是始隙君廓入朝元道寓書房元齡元齡本甥也君廓
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雋州未幾擢常
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贈緡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
祿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名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

學世號內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尙相酬對

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
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
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滑州刺史李淹亦明譜
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
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
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
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
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
壽旣歿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
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
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
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剛落釀辭過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十一

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
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
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李仁實魏州頓邱人官至左史著格論三卷通歷八卷並
戎州記等書行于世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
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庭辨曲直勣甚禮
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
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
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
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官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
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
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

尙管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以腐乃棄義琰改塋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李敬元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尤善于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才名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元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歷狀式銓簿錯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元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寢多

氏姓譜

卷四

四抵

李氏

十一

惟敬元居職有能稱性強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服其明杭州參軍徐太元哀其餘張惠以賍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元坐免官十年敬元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鑿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監修國史進吏部尙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元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元不可敬元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恨故強臣以不能帝馱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

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爲先鋒虜敬元拔軍自知審禮戰沒尙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元始得至鄯州又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旣入見不引謝卽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楊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他書數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卽令孫紳

李戡字定臣世祖子蜀王湛六世孫幼孤貧好學大寒無膏掇薪繼晷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恥吏唱名亟還江東隱陽羨里民有鬪爭不之官輒請戡以辨凡所論著積數百卷常惡元白詩纖艷不逞乃集其類古者斷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三

爲唐詩以譏正其失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爲巡官府遷還洛陽卒

李端趙郡人大理丞震子登進士授校書郎工爲詩郭曖尙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喜詩人端等多在門下每宴集賦詩主坐簾中視詩美者贈百縑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卽贈以縑錢起不伏疑爲宿構請以起姓爲韻端卽褰牋吟曰方塘半畝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暖以爲愈工起等始服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李羣玉字文山禮州人工書善音律喜急就章裴休觀察湖南厚延致之大中間以處士詣闕上表並進詩三百篇宰相崔鉉除宏文館校書郎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歸何處疑

是行雲秋色中題罷欲易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果卒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爲兒時夢人遺雙
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
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
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
叛獠詔監其軍嶠入峒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
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
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免不敢
異嶠口知其枉不申是謂見善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
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
令多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蔡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
上疏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四

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
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
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
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
歸咎于時因蓋向非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句罷
官無所嫁非手詔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館大
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
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
留京師及元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
惜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
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
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前與王勃楊
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

一時學者取法焉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普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為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塋吏乃齋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它日謂日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賦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

李懷遠

字廣德

邢州柏仁人

少孤嗜學

宗人欲藉以高蔭

懷遠辭退曰囚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致仕中宗還京師名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夙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欵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駟不願他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歛自為文祭之贈侍中諡曰成

李景伯懷遠子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認寵至景

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疊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究便由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劾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盧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惡出爲刑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強直而昵小人嘗爲書與所善吏刺取朝廷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六

事迷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于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參軍崔擢爲尙書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昭德強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進諫曰承嗣已王卽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見篡奪况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

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
后乃止承嗣恨諧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
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支者獻闕下曰此
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
臣侯思止舞文法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誣罔
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爲衆指
目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愔上疏劾之又鄧汪著石論數千
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宏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
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名授監
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旣而俊臣亦下
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
贈右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李渤字潛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
氏姓譜

卷四

四

李氏

七

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于學與仲兄
涉偕隱廬山嘗以刳禦寇拒粟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
捨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
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儒梁鴻六人圖象讚其行因
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
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于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
持詔幣卽山敦促渤上書謝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天
下皆有望于公公不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
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
之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
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
不成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禦戎新錄乃以著
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

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
四議都五辨仇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
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奉
詔弔禩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
閔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于攤逃
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
泉不止該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
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
道路弗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卽詔出飛龍馬數
百給畿驛渤旣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名拜
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核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不
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爲上下
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爲清望官歲進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丈

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爲褒貶違朝廷制請
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宏正表渤爲副元穎
勃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
宜在朝出爲茂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
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遷江州
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歛天下逋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
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早死者
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
三十年逋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
請放歸田里有詔觸責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
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
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頃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
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

止退上疏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
章封無闕日天子雖幼昏亦感悟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
坊卒夜鬪傷縣人郭會崔發怒赦吏捕梓其一中人也釋
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雞于下
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
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合曳辱中人中人
毆御囚其罪一也然合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寘于
法臣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
幔城篡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宦人益橫帝以問左右
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爲桂管觀察使桂有灘水出海
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
饋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厥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
醜浚舊道郭泄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太和名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九

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自將不苟
合于世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恃直不少衰守節者尙之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
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
爲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太
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
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夏勤降
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
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
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
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
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
目鄭注臣知數寃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

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榷之利然卜式請享以致雨况
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
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
召屢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于匭有司
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
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
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
開府階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
是復棄官去開成未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李_又字尙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
元超曰是子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
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
_又聞擢監祭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_又條其

氏姓譜

卷高

四紙 李氏

三

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
所庫貲以贖生_又上疏以爲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
湖之生無旣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
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
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因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
嚴促多_又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
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
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
顧李_又不可過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
太平公王干政欲引_又自附_又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
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_又明切也
未幾除刑部尙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諡曰貞遺令薄
塋毋還鄉里_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塋日蘇

類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歎父事兄
尙一尙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
氏花萼集父所著甚多尙一終清源尉尙貞博州刺史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澄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
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累遷天官員外郎
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連蕩細弱下
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
入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
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旣精聽斷雖
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
告其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
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
語頃持棺至傑合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

前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尙
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元宗姪婿與所親楊
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
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
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
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賍傑將繩
之未及發反爲所搆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復爲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贈戶部尙書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

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
經鞠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
言于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爲

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
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
員怨誹譁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
所于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
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疋
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
是權豪歛伏爲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
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
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元宗東幸召見慰勞
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
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
書慰免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賍五千疋亡命帝
怒詔殺之朝隱爲宥之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

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賍惟在法抵死今丐賍卽斬後
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
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
母喪解名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
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
還爲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
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
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大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
廣州卒于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轎北還諡曰貞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

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舍德
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于是崔

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

廉者軌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鷲刻人憚其疆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湜愠復當路乃出尚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元宗知尚隱方嚴由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彥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贓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

氏姓譜

卷四

四

李氏

三

前後制令誦記畧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耳因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畧使及還人或哀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邱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史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闕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諡貞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辨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岐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苟細爲下所便元宗患穀洛歲暴耗搖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奉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

署領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莖有闕至是丐陪瘞陪陵闕中詔可褻冊典物媿照都邑行道爲咨歎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不親于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二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

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

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

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

姓乃相與謠曰欽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

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

大夫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于是呂

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

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

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

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

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鑿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

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爲三司
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
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
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
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暉嶺南
流鑿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于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
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
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
邪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尙恨法太寬擇
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
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尙書乘輿在陝由商
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
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祇

李氏

三

峴至卽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
員不踰月爲要近諸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尙
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尙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
八兄峴暉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爲御
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峴爲戶部侍郎銀青光
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
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
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釋政事名重當時勉少
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龐
錯號難治勉摧姦扶隱爲有能名肅宗于靈武擢監察御
史時武臣囁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皆闕坐笑語譁縱勉
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

東獻俘百將卽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由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卽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羗渾奴刺勉不能守名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盡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獨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遷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詔專之術其入救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三

吾侯太學彼當見亭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翽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舳舻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拔飾器用車服後名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尙書封沂國公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

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爲
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旣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
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如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
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
攻襄城而許必虛合兵直禱訖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
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詔讓二將懼而還
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甚衆輜械盡亡漢臣走汴
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
歸于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
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
平章事名旣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
不敢有所與貞元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七

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
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羸其對然自是益見疏
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曰
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自
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
諾旣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位
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齋
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
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
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
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于始補鄭丞
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侯吏李

翼不敢問夷簡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
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名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
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名符白于闕
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僞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
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
利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
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
驚佻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沒于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
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
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畧盡而
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
徙帥劍南西川雋州刺史王某積姦贓屬蠻怒畔去夷簡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級

李氏

三

逐王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頓作順
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
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三年名爲御史大
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
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
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議
廟號夷簡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
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
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名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
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
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
迎醫將終戒毋厚塋毋事浮屠毋裨神道惟識墓則已世
謂行己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
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
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名爲翰林學士再遷司勳
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
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
獨曰元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
嘗視日影爲候程性矜日過八埒乃至時號入博學士元
和初出爲隋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
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宏爲都統命程宣慰
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爲吏部侍郎敬宗初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
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
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元

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竇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爲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名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
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爲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
視事百官皆贊四品以下官答拜大和四年詔不答拜王
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
李漢謂不答拜于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太和詔書議者
不善也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悅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
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
也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諡曰繆子廓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
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率精兵擊走之
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諡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武
畧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親衛郎中累遷左清道率

安北都虞侯河西王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知留後事愛其恃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得而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以待明日思明兵至射以勁弩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渚沱而軍斂旗息鼓伺賊方節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其饒道悉衆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趙郡蔡希德走鉅鹿收橐城十餘縣遂進攻趙拔之

氏姓譜

卷百四

四

李氏

三

生譙門禁士鹵掠城中大悅于是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進圍博陵未下復合子儀擊思明于常山郡之嘉山又大破之詔加范陽長史兼節度使欲先取賊巢穴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詔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衆以前使王承業政弛謬奔狎侮之及是慢易如舊不卽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太原時銳兵悉赴朔方麾下懦卒不滿萬乃撤民屋爲車運擱石投賊所及輒死傷賊十二復穿地道取賊城外詬侮者賊移營于遠陽爲約降伺其近城鼓譟突出俘斬萬計思明知不可拔引去希德攻之月餘懦兵氣奮乘其怠惰亟出大破之斬首七萬級亦委資糧而遁又收清彘橫野等

軍擒別將李宏義以歸加檢校司徒遷司空封鄭國公食
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
與九節度圍相州大戰鄴西敗之以乏統帥進退由己無
所稟承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明年二
月思明來援光弼拒戰猶力殺畧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
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逐代子儀爲朔方節度
使未幾爲天可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夜入其
軍且謂城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名兵馬使
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
光弼斬之以辛京果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
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
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斯勝難與爭鋒欲
誑之以計然洛城無見根危徧難守不如移軍河陽北阻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

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復臂勢也判
官韋擯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嵎嶺盡爲
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
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
賊游騎已抵洛城我兵方至石橋會日暮持炬徐行與賊
相隨而不敢逼乙夜入三城排闥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
均甘苦咸願力戰賊憚威畧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
築堤踰月來攻與戰中渾城西破逆黨斬首千級溺死甚
衆生執五千南城守將李抱玉敗賊帥周摯復攻中渾荔
菲元禮又敗之賊潰併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
彼軍雖銳而豈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未決名諸將因
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名郝廷玉加騎兵三百令曰
爲我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貞益之以鐵騎二

百乃出賜馬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
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旣而廷玉軍
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
佗馬有神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賜以絹諸軍爭奮
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人馬萬軍資器械億萬計禽周
犇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走懷州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
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光弼西向拜舞
三軍感動上元元年加大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求救
迎戰于沁水之上又敗之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
將雍希顥守營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
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日暮日越果以鐵
騎五百至聞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取大將不爾無還今
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降表授特進兼右金吾衛大將軍

氏姓譜

卷四

四載

李氏

三

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軍決丹水龍懷州未下令廷玉
由地道入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京師獻俘太廟進
寶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
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
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
不得已出師次北邙懷恩請陣諸原光弼謂不如阻險懷
恩不從賊據高原設伏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發大
潰懷州復陷抱玉亦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
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晉絳
等州節度使未幾復舊令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
道節度行營事帝爲賦詩以餞輿疾就道出賊不意疾驅
又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神功初
平劉展逗留淮南尙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

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鄴踵入朝其爲
諸將憚服類此竇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遂禽
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錢券名藏
太廟圖形凌烟閣朝恩與程元振深忌嫉之二人用事日
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
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還拜東
都留守察其去就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
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遂薨年五十七
贈太保諡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
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與郭子儀
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子彙幼有志操廉
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
離爲宿州以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三

罷軍中雜徭出俸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
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善用陌
刀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馬靈晉出戰必與俱高仙芝
討勃律與中郎將田珍並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
屯婆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
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四面
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
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
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
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國其子出奔因構諸胡以告
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事急
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旣絕而大食乘勝胡銳于

圖我與將軍俱前死尙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疽醢卽馳守白石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鑿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阨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叢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時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宴酒醉起舞帝寵之賜緜血錢物爲解醒具聞詔討安祿山自安西卽日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謁帝鳳翔大喜拜爲先鋒將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恒持巨楛鬪賊輒崩潰進四鎮北庭行軍兵馬使從收長安令統前軍賊酋李歸仁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三

挑戰王師逐之賊大出掩擊王師陣亂嗣業謂子儀曰事急矣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噍類卽袒而大呼持長刀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柯斧如堵而進所向無敵復與回紇葉護太子合勢擊賊伏兵逸出賊背賊墮澗壑死者幾半官軍至陝西又與子儀遇賊于新店力戰數合我師初勝後敗急相應接與回紇表裏齊進賊走河北兩京平論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魏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同圍相州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衝突冒刃中流矢卧方愈忽聞賊戰愁思岡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上聞之驚悼贈武威郡王謚曰忠勇生平憂國忠毅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李抱玉本安興貫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元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安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馳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尋進至左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號西抵岐惟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

史詒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抵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賊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闕旬五谷平卽詒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大歷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盩厔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岷達扶文縣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

李抱真

字太元抱玉從父弟也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

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

倚回乾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名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
領朔方軍入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
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
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旣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
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
懷州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
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三丁
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
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
旣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
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節度行軍司
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攝邢兵馬留後德宗
嗣位檢校工部尙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

氏姓譜

卷四

四祇

李氏

三六

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
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洛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
兵部尙書復與悅戰恒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
檢校尙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
蒼卒狩奉天聞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于時李希烈
滔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
橫絕貫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彈興元初檢校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
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旣竊名號則欲臣制
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
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允豫抱真將
自造其壁譏軍事于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
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

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仙去抱真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感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七

還爲左僕射御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詔贈太僕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

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倣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干孫

固當然帝乃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舅子李泌

帝卽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

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

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

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

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

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

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
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
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
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
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名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
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諂楊國忠安祿山等國
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
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
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
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
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
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
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三

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
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
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
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脇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不
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
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
慙不憚萬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
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
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
用者獨周摯高尙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
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
萬全圖以安使無後害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
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

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
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
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
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
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
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
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
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
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
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
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名至舍蓬萊殿
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駭
朔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元

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
判官載誅帝名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
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
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
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
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者進曰陛下與懷光君
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三年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
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
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旣彫耗員何可復泌
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
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
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

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于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惟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解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畧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郅國公主也坐蠱

氏姓譜

卷百四

四

李氏

早

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太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噫鳴流涕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于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于帝歲凡五十萬縑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之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

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舒矣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
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
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
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
爲獻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
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
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
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
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

李繁泌子也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
泌而親厚于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
已封盡能誦憶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
于朝卽摘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四

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譴醜由是擯棄積年後
爲太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
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
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宏文
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據賊
剽室廬畧財貨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畧悉知賊巢
藪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啟觀察府爲擅
輿詔御史舒元興按之元興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
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
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搨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李麟喬出懿祖于屬最疏父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誠
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諡曰
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廕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

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
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
爲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
還爲祭酒封渭源縣男元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
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
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寢撓改苗晉卿
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
乾元初罷爲太子少傅尋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諡德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榮陽祖元道爲文學
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
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
宗子表疏以考功郎知制誥扈符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四

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
終則有諡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
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卽張氏有
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已封成王帝從
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
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
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菲枕圖史
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
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
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
故時稱三絕于是京師多盜至駭衝殺人尸溝中吏禡氣
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

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
文武區別更相檢尙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
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
滯冗官不得遷呂誣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
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誣所構挾過失誣密訴諸朝帝
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
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
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
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日貧無祿丐食取給
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
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尙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
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尙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
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
四十一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四一

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
否揆畏留因絀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
四贈司空諡曰恭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

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
取其貲絳與裴瑄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
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邊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
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
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搃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
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當改可
循舊哉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
德風烈無愧諡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
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

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于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宏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瓘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論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四

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愴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枉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瓘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勅承瓘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瓘喪師當抵罪今罷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于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稿焚之以候

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于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高之思當天出之以省經費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聖

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赦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闔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北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

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閒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酥醪酒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囚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田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卽拜興節度使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

氏姓譜

卷四

四

李氏

吳

數千年君爲黨乃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搆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璠爲盜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璠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天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

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
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
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當與不
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各
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
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
在至當而已帝又問元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
而相反邪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于放肆元宗嘗歷試官
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楊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
要劇于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
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安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
人啟導從逸而綸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四

人舉事病不通于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
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
手足之于心管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
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
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
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邪吉甫
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
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貨致之彼不諭朕意故
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
承瓘于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
憂有五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
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
卽行法矣州有捕鷓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並勸止改獵

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尙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鏐惡絳薄其恩議者不直鏐得罪復以兵部名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尙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歷初拜尙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寇一時賢不肖大雜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于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爲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名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縱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沒絳遂遇害年六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吳

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諡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煙凌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爲隴右裨將以勇力聞晟幼

孤奉母孝年十八雄烈才武趨出倫輩往事河西王忠嗣

從擊吐蕃有悍首乘城殺傷士衆募善射者晟一矢殪之

三軍懼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高昇名署

列將從擊登州羌于高當川及宕州羌于罕山皆破之遷

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鳳翔孫志貞令總遊兵擊党項有

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歷初李抱玉奏爲鳳翔右軍將會

吐蕃寇靈州授以兵五千祇受一千日以衆則不足以謀

則有餘遂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堡帥慕容谷鍾

乃遁去加開府儀同三司俄爲右金吾大將軍充涇原四
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盜倉敗績晟率遊兵援璘
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畧使人朝代宗留爲右神
策都將德宗初吐蕃寇劍南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將神
策兵救之進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等三城絕大渡河
斬獲千級乃還建中二年命爲神策先鋒合三帥乘冰渡
洛水大敗田悅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尋兼魏府
左司馬朱滔與王武俊圍康日知方亟李抱真分兵二千
戍邢馬燧怒欲班師晟曰邢趙比壤吾三帥奉命東討而
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
何遠引去燧悟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又請以兵趨定
州合張孝忠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其謀授御
史大夫俾神策三將莫仁暉趙光珪杜季泚咸隸焉始自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兗

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卽與孝忠連兵北畧
恒州圍滔將鄭景濟于清苑決水灌其軍悅武俊引兵來
援戰十白樓用步騎擊破之景濟益急滔等大懼悉起兵
圍晟軍晟內攻景濟外抗滔等自正至五月不解疾甚不
能興軍中謀還定州疾間將復進適詔赴奉天難卽日戒
嚴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因親將
解玉帶並良馬謝孝忠泣言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
必死後已乃以子憑約婚爲質使譬曉孝忠始得踰飛狐
次代州詔加檢校工部尙書神策行營節度使賜實封二
百戶進臨渭北所過樵蘇無犯渭南有劉德信軍自扈澗
敗還囂縱無制及是入謁責其致敗斬之並將其軍無敢
動氣勢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以分已功
請與合兵從之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每出與賊戰晟

錦裘繡帽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之餌答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以奪其心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間使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願公速進晟爲先驅拒而不納甫至都城懷光軍多鹵掠忌晟整戢以爲立異欲分溷所鹵辭不敢受輒計沮撓其軍奏言平時神策軍賦給比方鎮厚今寇亂不可有異惟陛下裁處帝思財力不贍無可以處遣陸贄臨諭令二軍參議所宜懷光言稟賜不均何能使戰陰計交通朱泚反迹寢露晟請先制其變以爲備禦要在通達蜀漢之路請以裨佐趙光統唐良臣並壻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五百以防未然帝未許而吐蕃請發兵助泚帝乃議幸咸陽親督諸將破賊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時尙與李建徽陽惠元聯屯適有使者至晟遽下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五

令曰有詔從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二將果爲懷光所并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供儲不豫從官皆乏食帝始嘆曰早用晟言三蜀可坐至也復顧渾瑊言渭橋在賊腹中其軍孤絕晟能辦勝否瑊奏晟秉義挺忠舉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亟遣晟將張少宏傳口詔進左僕射同平章事受命拜泣自任以收復京師益繕甲兵治陣墜卑辭厚幣致誠于懷光假張彧京兆少尹擇官吏調渭北畿縣芻糧不淹旬具足乃陳兵下令曰車駕西巡關中無主吾等受國厚恩不乘此時誅滅元兇致其死命非豪傑也渭橋橫跨大州斷賊首尾宜早戮力一心再興王室士皆雪泣曰惟公所命時駱元光以華州衆守潼關尙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而戴休顏韓游瓌復舉奉天邠寧軍來從晟軍大振移書顯讓懷光使破賊自贖

不聽會其下多攜貳畏懼晟襲乃自馮翊據河中故神策
將孟涉段威勇感自拔歸表授檢校尚書御史大夫顯職
而以晟兼河中尹充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以
制懷光俄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請帝駐蹕梁
漢以繫天下望復詔加諸道兵馬副元帥奏張彧自副李
敬仲節度判官鄭雲遠行軍司馬唐良臣戴休顏皆從之
自以一身許國其家爲賊質皆不顧言輒流涕曰主上安
在敢言家乎泚使人告以公家無恙怒爲賊間立斬之素
與下同甘苦時盛夏春服未至不衣縑素惟恃忠誼奮激
故心無攜怨以五月三日擢兵臨都門度其可用明晨大
會諸將圖謀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
脫有驚動似非弔民伐罪之義矧賊重兵精甲悉聚苑中
今宜直擊之披其心腹必圖走不暇庶可保安宮闕兼存
氏姓譜

卷高

四紙

李氏

五

坊市策之上也諸將曰善卽移檄賊元光可孤協同進兵
賊前五日晟移壁光泰門慮賊不出方以爲憂俄而賊將
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喜曰天贊我也勒吳銑康英俊史
萬頃孟涉等縱兵鏖擊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攻之急晟
遣李演孟華以精騎馳救中軍誤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
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威大哭聲徹于曉
諸將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
其爲計豈吾利邪乃于二十八日悉軍陣光泰門使王佖
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先于夜中穴墻二百步爲
道比至賊已樹柵晟怒將行軍法諸將懼萬頃先登拔柵
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
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使唐良臣趙良銑楊
萬榮孟日華等步騎奔突賊十餘遇皆北感入白華賊伏

千騎出官軍背晟自引麾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
賊驚潰禽馘畧盡泚率殘眾萬人西走餘黨悉降晟引軍
屯含光殿前而已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
通家問遣京尹並二縣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擾別將高明
曜取賊妓司馬佻取賊二馬卽斬以徇坊人遠者信宿方
知王師之入明日引屯安國寺使孟涉屯日華可孤屯望
仙門元光屯章敬寺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表守節程振
之劉迺劉沆趙曄薛岌等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
其脇從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覽之流涕羣臣拜賀咸言
晟蕩掃兇慙市不易肆民不知兵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
曰天生此人以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詔拜司徒兼中書
令請自往迎扈不許遣大將吳銑將兵至寶雞清道俟駕
至以戎服見于三橋帝駐馬勞之頭首再拜朱賀克殄大

氏姓譜

卷百四

四

李氏

五

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不職
之罪伏于道左請死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掖起之入
京詔贈其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代國夫人賜以涇陽上
田延平門林園帝自爲文紀功勅皇太子書碑立于東渭
橋以示後世始晟移屯時遇熒惑守歲久乃退衆皆資以
爲國家之利勸晟出兵以爲天道難知却之至是乃曰兵
可使用不可使知嘗聞五緯盈縮不常苟一夕復來守歲
則人心不戰自屈矣我前拒衆者以此皆歎曰非所及从
之拜鳳翔尹兼隴右涇原節度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
王實封千五百戶李楚琳在京請與俱往帝方務安反側
不許晟治害張鎰罪殺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執
田希鑿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
原節度使晟常追咎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

沓暴其種畱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繪絮
入苦征役崇唐之心寧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專以
訓耕積粟羈制西戎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鹵使至
名置于坐錦袍金帶以夸異之鹵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
大懼與尚結贊謀唐之名將特晟與燧城三人不去之必
爲吾患節遣使卑辭請和興兵踰隴岐故不鹵掠詭言晟
名吾來何不犒我以是謀間晟選兵三千使甥王佖伏泮
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拔摧沙堡
殺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屢乞和晟朝京奏言吐
蕃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議合請調軍食以給西師上方
厭兵疑將臣生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密言不可从
持兵柄更薦劉元佐李抱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備禮冊
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乘車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五

良馬二匹錦綵千計是歲吐蕃劫盟果如晟言通王府長
史丁瓊爲延賞擔抑內懷怨望見晟說曰夫惟位高者難
全以公之功乃奪兵柄盍早圖之晟驚曰君安得不祥之
言執之以聞明年詔爲立五廟追贈高祖芝隴州刺史曾
祖嵩澤州刺史祖思恭幽州大都督耐神主給牲器床屋
禮官相事詔與馬燧圖像凌烟閣命皇太子書詔文以賜
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詔許附貫萬年九年薨年六
十七帝聞流涕廢朝五日詔百官進弔贈太師諡曰忠武
葬日御望春門臨送百官拜哭憲宗時配饗德宗廟庭仍
與屬籍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其功烈爲興元聖
功錄徧賜諸將以表勵之爲人沉黙有所謀猷雖至親未
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其有何勞某有何長至廝養小
善必記姓名深惡朋黨構陷其好善嫉惡一本至誠隆于

故舊所厚嵐州刺史譚元澄貶死岳州疏直其枉得贈寧州刺史仍撫成其二子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每進對必蹇蹇盡大臣節司馬李叔度以爲此儒者事非勲德所賴歛容謝以失言某得備位將相卽事有難忍默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邪言之是非惟上所擇耳叔度慙而退其治家以嚴稱子姪謁見言不及公事崔氏女當歲正歸寧讓以堂上有姑當治酒食卽卻還朝廷每有恩賜非宴樂輒不聞鐘鼓聲薨後城益州復故池以新益致靈座時遣中使至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有一善必以聞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子十五其聞者愿憲懇聽云

李憲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始調太原府參軍更禮泉尉辟于頓襄陽府佐并田宏正從事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河中兵食仰給于絳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厥保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級

李氏

五

山爲固民艱于輸乃更權負戴勞費治新倉汾水之濱令載以輸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胡謫送太和公主使回紇還獻入蕃道里記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太和中歷江西觀察嶺南節度使卒年五十六性本明恕善吏治不以勲伐自居所歷咸政績暴著常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時議多之

李愬字元直性沉鷲有籌畧善騎射初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號慟旣練晨覺與憲廬墓側二人最稱仁孝上聞遣歸徒跣復往知不可奪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更坊晉二州刺史治咸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會伐蔡輒求自試宰相李逢吉言其可用遂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隨唐鄧節度使揣知高霞寓戰敗袁滋遜懦氣勢傷沮初至

無所震發詭言天子知愬柔忍故委以撫養非令吾戰衆
信而安之至乃推誠待士務強卑弱斥娼優屏嬉樂有傷
瘵疾病親爲營護賊降輒聽其便給粟帛勞遣曰汝乃王
人無棄父母與孤令還葬并恤之衆咸願爲效死無何山
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遣山河十
將馬少良擒賊驍將丁士良至與語辭氣不撓異之因釋
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感恩乃獻取吳秀琳策曰文城柵
久不能破以陳光洽爲之謀我能爲公取光洽以降秀琳
愬從之果禽以獻親釋其縛署以爲將仍單騎抵文城柵
與秀琳語卽用其衆攻吳房縣取往亡日擊之賊不爲備
破其外城獲將李憲有材勇愬用之更名忠義秀琳欲遂
取吳房愬曰不可恐賊專力以固巢穴不若且留分其力
勢復引還秀琳又進謀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愬乃
氏姓譜

卷高

四紙

李氏

五

授其將史用誠計策以祐素易官軍伺于張柴砦刈麥潛
引壯騎伏旁林中搖旆于前若將焚麥者彼必來拒卽馳
輕騎生擒以還與李忠義皆待以上客令祐佩刀出入帳
下署六院兵馬使專統山南奇材銳士祐捧檄鳴咽諸將
多諫不可近此二人不聽日夜與定襲蔡之謀舊令舍謀
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慰謀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知其隙有可乘先從祐計募敢死士三千號突將親教習
之使爲前鋒李忠義副之出文城柵襲破張柴砦殲其戍
卒敕士少休復旆而出會大風雨雪偃旗裂膚馬縮士凍
吏請所向令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咸失色監軍泣曰張
柴以東陂澤阻與衆未嘗蹈果落祐計分以必死決無生
還愬道分輕兵絕澗曲朗山二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
城雪愈甚城旁皆鵝鶩池下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

朗山之固晏然無知者祐卽坎墉先登殺門者發關忠義
從之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
驚曰城陷矣元濟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耳及聞
號令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
戰田進誠兵薄南門元濟請降愬梯而下之不戮一人凡
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俟
裴度至奉以宰相禮具櫜韉候于馬首度辭之愬曰此方
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乃受愬謁蔡人聳觀明日
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
節度襄鄧八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
食實封五百戶賜一子五品官元和十三年徙鎮鳳翔會
李師道反改帥武寧軍在徐理兵有方畧許以董重質軍
中自效至乃署爲牙將戰于金鄉凡十一遇擒賊隊將五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五

千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
賜第興寧里又代田宏正帥魏博會宏正被殺素服令軍
中田公撫魏七年使汝富庶通于王化皆其力也上多其
愛理更治鎮人今乃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
何以報之衆皆哭又遺牛元翼玉帶寶劍曰吾與先人以
搦大盜平蔡姦者今宜用之以平鎮人元翼感承不愛其
死愬方欲有所制置會疾作不能軍代以田布除太子少
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贈太尉諡曰武勳
名與父齊等咸冠于世近代未有行已儉約仍父故居無
所增廣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
特善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遊族子華
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

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誣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姪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五

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黯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旨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劊殘重起兵卽拜杲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渡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

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
賈京兆河南規脫徭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
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
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卽名栖筠與河南尹張延
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
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鞠少良珽覆得
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
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
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瞻栖筠素方挺無所屈于是華原
尉侯莫陳怵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怵色
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
罷嶺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
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並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五

問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
陛下邪由是怵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鄦
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
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倚
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諡
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
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李吉甫字宏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
太常博士年尙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官
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寶參器其才
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
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旣至置怨與結懼人
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柳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

咸言牙城有物怪不可居吉甫命蓄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名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宜歛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悟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晋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五

而又命師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瀆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止之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于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

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嘗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徇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才而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宏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宏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強用事者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六

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述陳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寶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瑒自代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卹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瑒病免復以前官名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

吏員廣由漢至隋未有多于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
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
益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
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
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
局重出名異事雜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
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
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
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
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
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
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歷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
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開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六

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
厚薄頗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
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
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
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
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
半吉甫曰德宗一時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
于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
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
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
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旣不出閣諸女嫁不時
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
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

王命有司取門閤者醜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
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
于洛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
料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
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賊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
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
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
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旣而果邊吏妄言六
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
畧軍居中以制戍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
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
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
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

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
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
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宏正以魏歸
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
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
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傳
之津宏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
州帝皆從之後宏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
萬宏正曰吾未喜于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
地無脣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
自往柰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
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
外別賜緡五百卹其家自大歛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

圖淮西地未及上帝赦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
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
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
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
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
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吉甫居安
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
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于德修
亦有志操寶歷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
德修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

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荆
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
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鐫諭利害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

衆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歛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
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
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閩衝遂爲長戍幾
三十年遜署事卽停其兵入爲給事中故事天子以畸日
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
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遷戶部
侍郎代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
爲兩節度以唐鄧隋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
復郢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
寓戰賊不勝言爲遜所撓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
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傅久乃歷京兆尹國子祭
酒以檢校禮部尙書爲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治條
疏類遜名會大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感畏衆遂安

遜爲政抑強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積可紀長慶初幽鎮
繼亂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卽日上道
先諸軍至進檢校吏部尙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以疾
求解爲刑部尙書卒年六十三贈尙書右僕射諡曰貞

李方元字景業遜子也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
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元刺審其寃悉平貸之累爲池州
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得不
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云終處州刺史

李建字杓直遜弟也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
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倭子勸吾食吾輒飽
進藥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
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
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奇

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之詞不假借
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以
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稿詔者亟請解職除京兆
少尹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
贈工部尙書初建爲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爲營丐使
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置垣屋以清儉
稱建子訥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
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歷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
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
後不能決景略核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延中
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名幕府
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

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
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
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
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劾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
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
棄代助爾號慕于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
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
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衍
衍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
行軍司馬時方鎮旣重故少名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
自說有疾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
爭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
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查

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卽言豐
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
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堦鹵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
士同甘蓼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
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
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
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
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
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
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
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
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覲望藩泣謂曰

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
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
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名見
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
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
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
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綽得君邀藩與
相見當卽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
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庾語相狎
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
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綽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
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綽
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六

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曰敕邪裴垵曰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
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所釀之數
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帝悅曰當與
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
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
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
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
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
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
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
日帝復思藩名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

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
均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李愷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與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
傳父希倩神龍初石臺監察御史愷少秀敏舉明經高第
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
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愷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巖而歸
其甥陰于愷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
并州引愷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字文融括天下田高
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愷監察御史分道檢核以
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
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
蕭昚內倚權黜法殖私愷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甌
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間于請亂吏治愷不爲應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故拔昚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
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
縣侯連洸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爲京兆尹楊國
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元宗遣封常清募
兵東京愷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
緩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
嚴密候調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
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愷收殘士數百裒
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愷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
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愷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祿山
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愷奕及官屬蔣清害之有
詔贈司徒諡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愷
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野彌望

時謂地瘠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燈云燈十餘子江涵瀕
羸等同遇害惟源彭脫

李源入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
于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
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
者愴舊聖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
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臥埏中長慶初年
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
臣死城郭封疆天贊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
郭者不爲恥而澄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
光由燈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
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于清世臣竊
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爲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六

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卽賜又賜
絹二百疋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卽附
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燈孫爲兵曹參軍

李元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
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元通曰吾當守
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饋者元通

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
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而不能保所
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冲士世孫中進士第始調
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嘗謂史官紀
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于世者皆
訪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

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
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
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
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
太平大畧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
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
顛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佛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
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志懼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
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速捐係路亡籍
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
以田占租無得隱敗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
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翱盛言其才耆
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充

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
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愷孫也性方毅有守賈歷初遷右
拾遺淮南節度使王璠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益鐵景
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
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
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
而祿猶菑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
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
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豈貴
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箠赦已起歎欣
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單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名景讓廷
賁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

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修治闔門惟謹入爲尙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梅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著朝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尉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謔客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于公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鬪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旣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宏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名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名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旬挾宦人訶禁中語闕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

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
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
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
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
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
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
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恨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
亂竇易直領府庫資軍費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
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朞則賦物儲物南
方信讖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
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
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
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瘦蔽天子下詔褒揚敬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宗立後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糶具德裕上奏不報方是
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
以諷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辰
六箴詞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
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
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
人使往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輩血危老之人率多死
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屯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詠往者日
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
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
出德裕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
德裕所善悉逐之于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

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雋州領內貲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啟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瘡夷尙新非痛矯草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名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孳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

姓氏譜

卷四

四

李氏

七

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却岷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功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于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

既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
返悉怛謀于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
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
兵部尙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
郎諸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
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殆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
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
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
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
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
賢經營無由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
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拔貲
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

氏姓譜

卷四

四

李氏

七

後帝暴虐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
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訓小人頃咎惡暴天
下不宜引致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
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尙何能改逢吉位
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
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
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
尙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
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
被詔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人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
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
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
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罔少衰遂貶德裕爲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
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
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
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
當此時兄弟不相保况申錫邪有司爲我褒顯之又曰德
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璲頓
首言德裕與閔宗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
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璲懼而出又指坐展前示
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
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卽馳
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
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
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

氏姓譜

卷四

四

李氏

七

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
最其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
至鎮失于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
委任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
性剛而果于斷卽率三宰相見延英鳴咽流涕德裕伏不
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今諫官論事
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
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
朝人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
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
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點
夏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飢以弱

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
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于國嘗
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
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貧盜糧非計也不如擊
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
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
虜虜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萬斛會
嗚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于是回鶻勢窮數旬羊
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
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峰以畧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
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
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峰
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耳得

氏姓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健將出奇奔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

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卽以方畧

授劉沔合雄邀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

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

黠戛斯求其地德裕以爲不可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

從子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

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

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于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

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

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植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

勝乎對曰河朔植所持以唇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
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
視三鎮今朕欲誅之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

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
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
破也它宰相亦嬖嬰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
兵猶五攻昌霸三越濼况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
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
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諳于朝有沮吾軍
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宏敬逗留持兩端
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于魏以伐礪宏敬聞遽
勒兵請自涉漳取礪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
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種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
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賂
中人帳飲三日還諺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
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

氏姓譜

卷高

四紙

李氏

七

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
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
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鐘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光
明乎使者語塞德裕卽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
種而誅弁遠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趣土門會太原河
東監軍呂義忠聞卽日名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
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卽仰給度支多
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合解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
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
下邢洛礪而種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種糧乏皆女
子援穉哺兵未幾郭誼持其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
種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種窮蹙又貶其
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

入洛盡取誼等及嘗爲禰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尙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時天下已平敷土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威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壑綯語其子瀟瀟曰執政皆其恨可乎旣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媼生乎所論著多行于世子憇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憇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
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中錫善申錫爲翰林學士薦
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
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
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
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
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
與李宗閱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可
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
書舍人既而李珣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
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尙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路州平檢校尙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
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還卒于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道贈司徒性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
史擢累尙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
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石所言譏病時弊帝
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
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
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
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常在太原府有
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
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鑿龍
鳳葩籀金鈿之上施複坐禪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
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
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宣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

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利珠玉爲帳孔鷓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陞城塗黃金每一刻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費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者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妝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貴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綬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耄辭餞或嗚咽流涕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左

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貴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瓚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暉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歷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旣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間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鱗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誦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爲梁州刺史父政藻爲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笑厥鐵勒部內附卽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于是闕泥熟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牛馬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栢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糒並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今

李至遠素立孫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暗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畧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旣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襄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絀易更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坐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爲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鄭令年四十九世歎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

力言其賢盧從愿尚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頌其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諡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李宙字玉田至遠子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蜂銳雖廝豎一閱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因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畚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畧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鬪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八

烈反厲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擊州以歸卽拜刺史州數被亂一如蕤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于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階爲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衛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于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修書學士神龍初又擢修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千松焉及未

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

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

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

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

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

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

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

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

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

辭去嶠驚試問與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

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

乃名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

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

即可環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

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不

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為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

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

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

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元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

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元宗即位名為

戶部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為御

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

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鬮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

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賍貨枉法下獄當死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八

許昌男子孔璋上書為邕寬之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

施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表入不省邕後從
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
起爲柘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
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早有名重
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
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
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
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
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簿
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
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邕之文于碑頌是所長人
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多鉅萬計邕雖謙不進而文各天
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于將莫邪難與爭鋒但
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
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終以敗云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三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
龍初遁還客邑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
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
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
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
稽與吳筠善筠被名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
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于元宗召見金鑿殿論當世事
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
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
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

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
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
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
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
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巨盧間永王麟
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
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
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
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
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
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
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命

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
青山頃塋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塋立二碑焉告二女將
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
夫徭役文帝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
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
謹重尙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
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媼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
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兒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
之策皆留不報元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
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
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
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名之華喟然曰

烏有噫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勅子弟力農安于窮稿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賚金帛往請乃強爲應大歷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辭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焉

李翰華宗子有名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金

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于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歷中病免容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潤則奏之神逸乃屬文

李觀字元賓華從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觀尙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李益字君虞故宰相揆族子于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篇云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天下皆施之圖繪大歷四年登第辟幽州劉濟幕府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有十年不上望京樓之句名聞憲宗名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美多陵忽士衆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勇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尙奇詭所得皆驚邁絕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六

去翰墨畦逕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管絃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譏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勳之裔孫令

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

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錡知貢舉令狐綯雅

善錯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

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

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

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

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

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

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宏正表爲府參軍

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絢恨不置宏正鎮徐州表
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
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柴陽卒商隱
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
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温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
夸號三十六體

李頴亨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
其屬辭于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各爲詩士
多歸重頴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
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再遷武功令于是畿民多籍神策
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頴至有神策士尙君慶
通賦六年不送睥然出閭里頴密撻比伍與競君慶叩縣
廷質頴械送獄盡條宿惡請于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七

得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厥廢百五十年方歲
飢頴發宮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
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累遷都官員
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旣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廷
亂盜興相椎尅而建賴頴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
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
人隨加封掩云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
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莖秀通羣書明步天歷算貞觀初
與傅仁均爭歷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
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
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爲令太宗得秘識
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官

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于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功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于學官撰麟德歷代戊寅歷候者推最密自秘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于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于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李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光啟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

五代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于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巖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目矜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命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

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
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苟
威父將兵益成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時威
父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名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
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
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
之師卽驅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並其家屬皆見殺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
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權盜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
爲掄次合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
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因
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辨麗深太祖使人讀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分

之至千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
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勃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
書多傳于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莊
宗卽位贈禮部尙書

李承約字德儉蘄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入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
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卽時受代明宗大喜卽
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
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一年名

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祖溫封太子太傅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學士未有子昉母謝氏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以與母昉因繼起爲子初補齋郎爲太子校書登漢乾祐進士授秘書郎馮道引直宏文館改右拾遺集賢修撰顯德中李穀征淮南辟爲記室軍中草奏辭理明白世宗覽愛之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所題益善之特加稱賞師還擢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恭帝賜金紫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平湖湘詔祀南嶽就知衡州代歸陶穀誣爲所親求京氏姓譜

卷高

四紙 李氏

李

歲令上怒出爲彰武行軍司馬居延州將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內徙不願宰相薦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預宴大明殿坐盧多遜下上令真拜學士遂居其上七年復官翰林學士判吏部銓趙普與多遜構上以問昉對曰非臣所知太宗卽位轉戶部侍郎同修太祖實錄從征太原駕次常山過其故里賜羊酒俾名公侯宴飲凡里中父老嘗與游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爲榮師還拜工部尙書兼承旨改文明殿學士時求宿舊無踰之者遂命參知政事拜平章事復修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始雍熙元年郊進中書侍郎會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籍民爲兵昉奏方春所至黥募有妨農作人情不安須少緩布衣翟馬周訟之謂當北方有事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畢詔加切責罷爲右僕

射賈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今自工部尙書而遷非所以
責之若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會邊
警詔羣臣進策備禦叻復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修好弭
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平章事監修國史值
旱待罪兼遭內憂求解機務明年以特進司空致仕慶會
祀饗皆預倣洛中故事爲九老會至道元年前觀燈乾元
樓名叻賜坐酌御樽飲之時京師繁盛上指前朝坊巷省
署言晉漢君臣昏闇枉陷善良其時人不聊生雖欲爲樂
其可得乎叻奏今四海清晏民康物阜皆陛下恭勤所致
前事臣所備經何可並語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固
不以繁華爲樂惟以民安爲福爾因顧侍臣稱其小心循
謹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所享如此典誥
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致病心悸後益加畏慎卒以善終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九

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正叻居官無赫赫稱有求進者
雖知其材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溫顏美語待
之人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必使恩歸于上不可輒受
其請以市私恩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
也爲文慕白居易好接賓客篤于故舊和厚多恕不念舊
惡與盧多遜善嘗爲解釋上以多遜居嘗毀叻待之益重
又厚張洎而薄張佖及罷相洎草制詆毀佖朔望必詣叻
或以問佖曰我爲廷尉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
所以重之與晉相崧同宗里居稱東西李家及崧被誅子
璨尙淹冗職特爲伸雪授著作佐郎終右贊善大夫人稱
爲善人君子所生父與趙俱贈太子太師祖母權莒國母
張謝鄭國俱太夫人有文集五十卷及與劉溫叟所定開
寶通禮二百卷子四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客員外郎

李宗誦字大辨初蔭補齋郎謁選吏部遷光範意其年少
令賦六韻詩立就授秘書正字復善楷隸上居藩時每有
篇詠令昉屬和皆宗誦繕寫凡數百章卽位擢國子監丞
雍熙初改秘書丞歷太常博士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引
同判禮院終比部郎中年五十五子昭迥屯田員外郎昭
遜太子中舍

李宗諤字昌武七歲能文恥爲蔭官登進士授校書郎集
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請復後苑陪宴不許京官乘馬入禁
門遂爲故事真宗卽位拜起居舍人預修太宗實錄從幸
大名疏言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短長兵衛衆寡
廟謨宸算盡在吾術中自古行師首擇將帥隨材任使凡
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扼要害豈真三路主帥之名
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丁一騎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五

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
軍易帥拔卒爲將正在此時有功者拔于朝不用者戮于
市惟陛下圖之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制集刻名氏
于石故事兩省與臺司不相統攝嘗平牒御史臺中丞呂
文仲移文誥之宗諤執引入事往復再三奏聞卒如其議
景德二年拜翰林學士上問清華之地前賢敷歷多有故
事卿父子必周知因著翰林雜記以上平居究心典禮凡
創制損益靡不與聞兼素曉音律將刻命判太常大樂鼓
吹二署悉加審定修完器具條上利病二十事樂工謬濫
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器而不知聲者奏斥五十餘人更
署職名帝省闕賞歎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時諸神祠
壇多闕外遺因深塹列樹以表之館伴契丹使自郊勞至
飲餞皆刊定其儀又修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叔閣

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多所裁正從封泰山改工部
郎中爲同修昭應宮使祀汾陰后土爲經度制置副使禮
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年四十九以疾卒帝甚傷悼詔宰相
曰國朝將相家惟昉與曹彬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
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爲人風流儒雅內行
純至事繼母符氏並二寡嫂及孤恩禮頗盡與弟友愛覃
恩必先羣從顧已子尙有未仕者嘗侍宴玉宸殿上稱其
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
門戶也復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惟恐
不及士人皆歸仰之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書三十卷
李昉遺字逢吉昉之從孫也蔭除將作主簿幼時出拜楊
億命爲賦旣成億曰桂林之下必無雜木非虛語也試授
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復爲監鐫判官遷直史館進直龍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三

圖閣集賢殿修撰改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二府擢天
章閣待制徙鄭州卒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洛州團練

判官父炳辟邢帥薛懷讓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殿中

侍御史知舒州以征金陵供億勞加侍御史卒沆少好學

器度宏遠登申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

轉著作郎名試約東邊將詔書太宗悅升居上等語宰相

稱爲嘉士賜錢百萬除右補闕兼直史館俄知制誥雍熙

四年同知貢舉會宋白負謗清論獨歸之遷職方員外郎

名爲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三年拜給事中參知

政事四年罷奉朝請內艱起復知河南真宗升儲遷禮部

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官待以師禮卽位轉戶部侍郎復

參政事咸平初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會契

丹犯邊帝北巡流留守京師駕還沆郊迎命坐賜酒慰勞
久之四年以南郊恩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帝問治道
所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
如梅詢曾致堯輩是也嘗語及唐人植黨王室微弱沆謂
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德宗受盧杞欺蔽千古恨之帝曰
恣邪雖云難辨然久當自敗駙馬石保吉因緣戚里求爲
使相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崇今保吉無攻戰之勞恐騰
物議力奏罷之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李繼遷兵勢
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因奏棄靈州二患帝頗惑之因訪
于沆對曰繼遷不死靈州決非我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
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稍遲中外飛輓以坐息關右之民
未幾靈州陷帝悔不從沆言由是益重之王旦初憂西北
用兵每至盱食及契丹和親西夏納款旦喜以問沆沆曰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九

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
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
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
也沆後真宗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悉如其言旦喟然
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先是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才可
大任沆曰顧其爲人難使之在上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
抑之使在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及後準爲所
傾亦大服之先是右正言朱巽疏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
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宜委官司議其可否必經
从可行而後行不可者止之上亦對羣臣言命令屢更甚
失治體異等所言不可不戒至沆爲相言無他能惟不改
朝廷法制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祖宗

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施于一時卽所傷實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者此輩苟利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士大夫初聞沆言以爲不切于事其後制度紛更公私困敝始信其言簡而要云景德元年七月乙酉將朝疾作詔太醫診視遣候之使相望明日駕臨問賜白金甫還宮而薨年五十八上驚歎趣駕再臨哭之慟對左右稱其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言終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贇爲虞部員外郎光祿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子宗簡大理評事至仁宗時詔配享真宗廟廷沆生平內行修謹言無枝葉皆切中興衰治亂居位慎密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隘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禮廳事已寬矣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不答弟維以爲言沆曰吾每念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邪巢林一枝聊自快適耳至今人稱達者與諸弟甚友愛尤器重維

李維字仲方博學知名善屬文凡巡幸四方典章文物多所參定嘗修七經正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怒不見于色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詩名試直集賢院爲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仁宗轉尚書左丞預修真宗實錄遷工部尚書屢使契丹素重其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改知陳州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嗣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人會祖在欽避五代亂徙濮州爲人深厚有器局嘗以文見柳開奇曰公輔材也登進士第一

授將作監丞通判徐究二州改著作郎直史館爲三司鹽
鐵判官坐選解失當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名
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擢知制誥爲留守判官駕幸
亳除知州事值亡卒羣剽城邑方大發兵捕迪至命悉罷
之徐誦知賊區處勒銳士擒斬以徇代歸進右諫議大夫
知永興軍奏籍城中無賴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
爲翰林學士名對內東門時頻歲蝗旱問何道以濟迪曰
祖宗置內藏庫正以備凶荒請發以佐國用帝因出三司
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示迪曰當出金帛數百萬
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無內外願詔三司明示恩德何必
曰借帝從之天禧元年秦州曹瑋屢請益兵帝將上玉皇
聖號惡兵出宜秋門迪奏言闕右兵多可分以赴何必再
遣因出佩囊中方寸小冊備書陝西兵糧數甚悉帝目黃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矣

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瑋帝大喜曰真
所謂頗牧在禁中矣瑋已得兵勒而不動無何峭厮囉果
犯邊使牒者聲言某日下秦州瑋方出兵復召問此舉勝
乎對曰必勝居數日捷奏果至帝訝何以知之迪曰峭厮
囉兵遠來瑋以逸待勞臣以此知其必勝帝益重之由是
大用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誅帝怒欲責太子羣臣
莫敢言迪奏陛下嗣續幾許而乃爲此上大悟命兼太子
賓客詔與師傅禮同欲以代冠準爲相迪固辭皇太子前
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曰尙可辭邪轉吏部侍
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景靈宮使上不豫
冠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之丁謂曰卽上體平何以處
之迪謂監國乃古制定議于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請旨及
謂擅權用事除吏多不以聞怒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

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由是不
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謂不當增置故事無中
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欲遷迪爲之明日制書出迪不敢
受因奏謂罔上弄權黨曹利用馮拯私林特錢惟演而嫉
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惟演姻家乃使預政準無罪反
行罷斥臣願與謂俱罷付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
戶部侍郎尋出知鄆州太后恨迪嘗諫立已降爲衡州團
練副使或慮迪若死如士論何謂曰異日不過云天下惜
之而已謂敗起爲秘書監歷知江寧府舒青兗三州復兵
部侍郎知河南入朝時太后垂簾語曰卿向不欲吾預國
事今吾保養天子至此卿謂何如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
日見天子明聖乃知皇太后盛德后喜以爲尚書左丞知
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

氏姓譜

卷四

四紙

李氏

七

未幾復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性淳直不察范諷之
誕景祐中坐諷姻黨罷爲刑劄尚書歷知亳相二州復大
學士留京師與呂夷簡不睦奏其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
門下僧惠清覺義夷簡辯以齋祠不預乃迪在中書所行
降太常卿復刑部尚書知徐州奏所部鄰兗州嶽祠欲爲
上祈年壽禱皇子仁宗不許元昊攻延州迪願守邊帝壯
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請老以太子太
傅致仕後子柬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
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定帝爲篆神道
曰遺直之碑改所葬鄧侯鄉爲遺直鄉

李肅之字公儀迪姪葢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
氏隄工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有盜令比戶置鼓隨以兵
遠近皆應盜爲之止通判澶州契丹使將過白郡守當示

雄疆鳩工構城屋凡千區擢知德州提點湖南刑獄儂蠻
暴嶺外親扞諸境會蔣偕失利丞追兵往躡賊引去狄青
孫洸交薦徙湖北轉運熙寧間入奏值諒祚寇大順城帝
訪以西事奏對稱旨擢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徙瀛州遷
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凡十年擢權三司爲樞密都承旨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卒年八十二爲人內行修飭母喪
廬墓不入城郭

李及之字公達迪姪也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中夏
人與契丹發兵並塞疆堠戒嚴及之言二敵以甥舅故特
此以慰其心必不失誓好願無過虞已而果然徙通判河
南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劫掠及之單騎與語諭使歸
命擢知信州入判刑部王堯臣表其學行並上所撰次君
臣龜鑑八十卷韓琦薦名試館職除直秘閣歷開封判官
氏姓譜

卷百四

四紙

李氏

九

知涇晉陝三州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五

李孝基字伯始迪孫也進士高第唱名仁宗稱爲能世其
家素性冲澹晏殊富弼將薦任館閣欲令一見孝基辭不
往歷知汝陰雍邱通判閩州守隨州事來卽斷不爲證左
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之曰無他省事耳俄求養親
改監崇福官判西京園子監官至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
事頗留意攝生後十餘年無疾而卒

李受字益之瀏陽人治平中官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拜刑部侍郎致仕卒年
八十贈工部尚書

